

# 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的思考

陈庆英<sup>1</sup> 赵桐华<sup>2</sup>

(1.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101 2.中央民族大学 藏学研究院,北京 100800)

[摘要]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阐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的同时,提出了关于“民族走廊”的理论,指出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西北民族走廊以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为主干道,南北有两条平行的辅道,还有与之交叉的南北通道。围绕西北民族走廊,历史上有氏羌、匈奴、鲜卑、汉、藏、蒙古、回纥等民族频繁进出,在此长期交往,并出现了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定居于此的民族。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中国的主要宗教也在此传播会合。西北民族走廊地区的历史演变,又与西藏、新疆、蒙古等地区紧密相关,而且在历史上多次影响全国。今天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的发展又具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研究西北民族走廊的历史和现状,对于民族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 民族走廊;民族迁徙;民族文化;宗教交流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12)02-0044-05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阐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的同时,提出了关于“民族走廊”的理论,他说:“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上述几个复杂地区: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sup>[1]</sup>又说:“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sup>[2]</sup>在此基础上,李绍明先生在《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一文中写到:“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根据民族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提出的一个新的民族学概念。民族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sup>[3]</sup>徐孟加先生在《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一文中对这种民族迁徙和民族文化沉淀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早期的古代民族或族群在江河上游必定会选择经由山脉和河谷构成的通道,而向下游及冲积平原地区移动。同时,其中某些部分必定会受阻或滞留于某些山区,尤其三级地形面上的两条以高山峡谷地貌为主的复杂的地形过渡地带。而当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产生之后,一定历史民族或族群主要因受到排斥或扩张的压力,也必定会选择经由山脉和河谷构成的通道,远避冲积平原,而向冲积平原边缘的地形过渡地带移动。并以这个地带的复杂地形,既作为屏障又作为通衢,

[收稿日期] 2011-11-13

[作者简介] 陈庆英(1941—),男,四川南充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藏族历史和文化;赵桐华(1975—),女,甘肃兰州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民族历史。

而在其中长期栖息和流动,或迁移到他地。这一运动模式作用的结果,不仅造成冲积平原中心与边缘带状分布的民族分布格局,而且,还使那些具有屏障和通衢双重性的地带,形成为‘民族走廊’。例如,在第三级向第二级地形面即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过渡的岷山、龙门山及横断山高山峡谷地带;还有在第二级向第一级地形面亦即从四川盆地向长江中下游平原过渡的巫山、武陵山及雪峰山纵谷地带,都是形成‘民族走廊’的自然基础和天然地带。前者即形成了‘藏彝走廊’。”<sup>[4]</sup>按照这个定义,“民族走廊”是在历史上有多个民族使用过的迁徙流动的路线通道,他们在这个路线通道上或多或少留下了自己民族和文化的一部分,形成现在的民族杂居的局面,因而李绍明先生说:“对民族走廊的研究,不仅对于民族学、民族史上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而且对于该民族当前的发展亦有现实意义。”<sup>[5]</sup>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民族迁徙的线路都会形成今天的民族走廊,甚至形成今天的民族走廊的只是其中的少部分,大部分的民族走廊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变成了一个民族内部的交通要道。这里有一个简明的理由,如果这些通道上的遗留民族后来融合成为了一个民族,那就是一片单一民族的地区,今天也就无所谓“民族走廊”。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西北地区存在着一条重要的民族走廊。今天的西北五省区中,除陕西省以外,甘、宁、青、新疆都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汉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等人口众多的民族对西北地区的历史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土族、撒拉族、保安族、东乡族、裕固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等民族。在历史上这些民族的迁徙和定居,形成了西北地区特殊的民族分布格局,同时也使得西北民族走廊具有与西南的藏彝走廊不同的一些特点。

## 二

西北地区是山地高原区,东部是黄土高原的组成部分,北部是内蒙古高原的组成部分,西部是青藏高原的组成部分,西部帕米尔高原的东延部分。这几个高原的交汇的地方,是甘肃省和青海省交界的祁连山山脉,我们看西北民族走廊,最应该关注的就是祁连山山脉,因为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历史上就是东西交通的要道,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重要干线。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走廊的“走廊”的概念,最早就是对河西走廊的民族分布情况的思考中产生的。秦永章等学者认为,除了河西走廊之外,西北民族走廊“同时也包括与该走廊呈丁字形、从祁连山脉向南直至横断山区的南北向的‘陇西走廊’。”<sup>[6]</sup>

西北民族走廊的形成和发展,经历过不同的历史阶段。早期在甘、青地区生活的古代民族被史籍称为“羌人”“氐羌”“西戎”,他们沿黄河和渭水河谷向东南迁移,在陕西、河南、山西参加了黄河中下游的农耕的汉族的形成过程,成为形成汉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费孝通先生说:“从史书的文字记载中,早期在中原之西居住的人统称戎。贴近中原,今宁夏、甘肃这一条黄河上游的走廊地带,正处在农业和牧业两大地区的中间,这里的早期居民称作羌人,牧羊人的意思。羌人可能是中原的人对西方牧民的统称,包括上百个部落,还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古书上羌氏常常连称。它们是否同一个源也难确定,可能语言上属于同一系统。《后汉书》说他们是‘出自三苗’,就是被黄帝从华北逐去西北的这些部落。商代甲骨文中有关羌字,当时活动在今甘肃、陕西一带。羌人和周人部落有姻亲关系,所以周人自谓出于姜嫄。在周代统治集团中羌人占重要地位,后来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sup>[7]</sup>“羌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的作用似乎和汉人刚好相反。汉族是以接纳为主而日益壮大的,羌族却以供应为主,壮大了别的民族。很多民族包括汉族在内从羌人中得到血液。”但是到了汉代,这一民族迁徙的趋势发生了改变,“河西四郡是黄土高原通向天山南北的走廊。这个地区的平原地带降水量是很少的,但是祁连山山区降水量较多,而且有积雪融化下流,供水较足可以灌溉农田。这是汉族能大量移入开荒种田的经济基础。这条走廊原来是乌孙和月氏的牧场,匈奴把他们赶走占领其地,并和羌人联合起来,在西方包围了汉族。汉武帝于公元前122年迫降该地区的匈奴,置四郡移汉人实边,把这个包围圈打出了一个缺口,即所谓‘隔绝羌胡’。这条走廊也给汉代开辟西域铺下通道。后来汉代又利用这条通道,联合天山以南盆地里的被匈奴欺压掠夺的农业小国和被匈奴放逐到中亚的乌孙,形成了对匈奴的反包围,并且击败匈奴。”“从汉武帝开始就采取了反守为攻的战略。

这个战略上的改变导致了汉族向西的大扩张,就是在甘肃西部设置河西四郡:敦煌、酒泉、武威、张掖,移入28万人,主要是汉族。”这也就是说,当黄河中下游形成农耕民族汉族的强大的王朝时,为了东西方之间的丝绸之路的贸易以及开通西域和隔绝羌胡的需要,这一地区少数民族进行了反向的民族迁移。汉族王朝的军队以步兵为主,为了保障军队的后勤供给,因此只能选择可以开荒农耕的陇西和河西走廊,逐步向前推进。同样的,后来的唐、宋、明朝等汉族的王朝,在西北经营的重点就是陇西到河西这一条交通的通道。这就形成了汉族在西北地区分布的一个特点,即西北汉族是沿着这条从东南向西北的交通线路分布和展开的,在保有这条交通线路的情况下,再向南北可以农耕的地区扩展。如东汉时赵充国在河湟屯田,明朝初年的移民西北等。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汉族在西北的分布,像一株从陕西伸向新疆的出水莲花,关中盆地是根部,陇西河西是莲茎,河湟和庆阳、平凉、银川是莲叶,新疆则是花朵,在这个分布格局中,陇西河西也就是今天的陇海铁路和兰新铁路、青藏铁路连接各部分的交通干线。

而北方草原或者青藏高原出现强大的民族政权时,他们在西北地区的推进则是从北向南或者从南向北的扇面形的推进,如汉代的匈奴推进到祁连山以北、唐代的吐蕃从南面推进到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元代、明代的蒙古从北方草原直接进入西域,同时深入到青藏高原。除了河西走廊以外,他们可以利用北面的草原通道和南面青海湖到西域的通道,也就是丝绸之路的北线和南线的通道。因此,吐蕃和蒙古更重视的是西北民族走廊的南北通道,即东面的河湟谷地向北到陇西、宁夏的通道,西面从青海柴达木到敦煌到新疆的通道。这就形成了西北地区汉族分布在中间一线,蒙古族和藏族分布在河西走廊的南面和北面,维吾尔、哈萨克族在西面,交通线两侧还散布其他一些民族的格局。这样,从地域上说,西北民族走廊就不仅包含了民族迁徙的交通线,而且也可以是指甘、青、宁三省区的广大地域,也就是说西北民族走廊的概念比“走廊”要宽泛得多。

### 三

从民族迁徙的角度看,西北民族走廊的民族迁徙可以大致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个早期的氏羌、月氏等古代族群的迁徙,他们主要是为寻求新的牧场和耕地,也即是寻求新的生存土地而迁徙,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的族群迁徙。这是一个历时数千年的长期过程,但是因为史料的缺乏,我们了解的不多。从青海到黄河中下游的彩陶文化的遗址的分布,可能就是这种迁徙路线的一种反映。

另一个是从汉代开始的汉族和匈奴的进入,是周边的民族政权或者王朝的有目的和计划的迁移。这种迁移从汉代到明代也有上千年的历史。

这一种民族迁徙造成西北民族走廊的民族分布的多次变化。比如汉族在汉、唐、宋、明的多次进入,藏族在唐、宋的进入和扩展,蒙古族在元代、明代的进入。还有的民族是在中央王朝的安排和组织下进入的,如蒙古族最初是在元朝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在灭西夏、统一青藏高原时进入的,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的进入和元代在西北军事布置相关联。撒拉族的进入也是在元代。土族的族源至今学界仍存吐谷浑和蒙古两种说法,那样其进入西北民族走廊也是在南北朝时期和元代。裕固族则与唐代回鹘西迁和元明新疆回鹘东迁以及蒙古的活动有关。藏族是在唐代吐蕃王朝的扩张中融合当地的西羌部落而据有西北民族走廊的,宋代的唃廝囉政权和西夏王朝则是吐蕃王朝北上的延续。

由于西北民族走廊民族变动的频繁,各民族都经过势力消长的变化,多次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例如唐代吐蕃统治这一地区,把统治下的汉族编成部落,一些汉族融合到吐蕃部落中,以至于在宋朝初年形成本来是汉人的吐蕃(唃)末部落。宋代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其中有党项、吐蕃、汉人,同时使用西夏文、藏文、汉文。蒙古族和藏族的交汇一直延续到清代的后期。蒙古族和土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的关系,仍然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这种民族交融的情况,又与西北民族走廊与黄河中游、西藏、蒙古、西域紧密连接的地理位置相联系,使得这些民族除了与本地区的民族发生联系以外,还与内地的汉族、西藏的藏族、蒙古本部的蒙古族相联系。这就使得西北民族走廊不仅是民族迁徙的通道和滞留的地区,而且也是能够影响西部各民族大格局

的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地区。西北民族走廊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是西藏、新疆、内蒙古的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和保障点。李绍明先生等学者提出“安藏必先安康”,是看到康区主要是四川藏族地区的安定对西藏安定的重要性,同样的,我们也应该看到西北民族走廊地区对西藏、新疆的安定的重要性。

## 四

在文化和宗教方面,西北民族走廊也是一个各民族文化和宗教交流十分频繁的地区,各民族之间历史上的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在各个民族地区中也是十分突出的。

甘、青、宁三省区的汉族的文化,自汉代到唐代的漫长时期中,在汉族的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汉族古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在西北有悠久的历史。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敦煌石窟、天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唐代诗歌中大量的边塞诗歌都是汉族文化的宝贵遗产。西北是道教发展的一个重要地区,也是佛教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最早的佛经翻译和佛教雕塑也是在这一地区出现的。在敦煌发现的《老子化胡经》就是佛道结合的产物,也是以道家思想改造佛经故事的最早一例,而且在敦煌莫高窟 249 窟窟顶壁画中绘有西王母、青龙、白虎、朱雀等道家神仙思想的壁画,说明道教于东汉中期产生后不久,已经影响到敦煌地区了,现在西北地区仍存有大量的道家庙观。

西北民族走廊地区的藏族文化,在整个藏族文化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甘肃河西等地的各民族,早在十六国的前秦、后秦、西秦、南凉等时期就已崇奉佛教<sup>[8]</sup>。公元 7 世纪后,吐蕃势力加强,相继征服甘、青的许多地方,将其信奉的藏传佛教传入西北地区,从而使得西北民族走廊的藏传佛教文化得以广泛发展。这一地区的藏文典籍丰富,历史上学者众多,文学、歌舞、绘画艺术、格萨尔史诗等,在藏族文化中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敦煌石窟的藏文写卷,是藏族古代文化的珍宝。藏传佛教历史上的下路弘法起源于甘青,而藏传佛教在西夏和蒙古的传播,也与这一民族走廊密切相关。

甘、青、宁三省区是中国回族主要的聚居区,也是中国回族文化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回族传统文化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回族虽然使用汉语汉字,但是在文学艺术、风俗民风等方面保持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这里也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个主要传播地区。丝绸之路在两汉时期开通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持续发展,到唐时已达到繁荣的全盛时期,丝绸之路为中国与阿拉伯、波斯之间的宗教与文化交流提供了通道。许多阿拉伯、波斯的伊斯兰教商人移居中国,并与当代的居民通婚,世代繁衍,而他们也成为伊斯兰教进入我国甘、青、宁地区的重要载体。现在伊斯兰教已发展成为西北民族走廊地区的主要宗教与文化。

西北民族走廊地区的蒙古族,虽然现在的人口不多,但是在文化方面属于西蒙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元代蒙古文化的遗风,又有清代卫拉特蒙古文化的特点。西北民族走廊地区的蒙古族大都是元代进入该地区后长期在此居住繁衍而来的,当时蒙古族的贵族虽然信奉藏传佛教,而在民间却大都信奉伊斯兰教,后来元王朝解体后,他们仍然居住在此,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人通婚,从而形成了新的少数民族,例如东乡族,就是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同时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保安族的形成,除了回族人与蒙古族人以外,还与土族、藏族有着很大的联系。因而,在西北民族走廊地区的土族、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的文化 and 蒙古的文化有相通的部分。而蒙古族、土族、裕固族和藏传佛教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因为以上的这些原因,在学术研究方面,西北民族走廊和敦煌学、西夏学、藏学、蒙古学、突厥学等学科,以及回族研究、东西交通史的研究密切相关,是多学科的一个重要的交叉点,开展对西北民族走廊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3):5.
- [2]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卷8)[M].北京:群言出版社,1983.165.
- [3][5] 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A].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35.
- [4] 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J].中华文化论坛,2005(3):126.

- [6]秦永章.试议“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围和地理特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3) :69.  
[7]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25.  
[8]周伟洲.中国中世纪西北民族关系研究[M].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209-216.

## On Northwest Ethnic Corridor

Chen Qingying, Zhao Tonghua

(Institute of Chinese Tibetan Study, Beijing, 100101,  
Institute of Tibetan Study,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0)

[ **Abstract** ] In 1980s, while explaining his theory of multi-integr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ties, Mr. Fei Xiaotong put forward the notion of “ethnic corridor”, denoting a corridor-like stretch in northwest China ranging from Gansu to Xinjiang along Silk Road. The northwest ethnic corridor has Hexi Corridor in the north of Qilian mountain range as its main passage, with two parallel subordinate passages to its north and south as well as north-southward passages intermingled with it. Along the northwest ethnic corridor, this area was frequented in history by nationalities such as Diqiang, Huns, Xianbei, Han, Tibetans, Mongolians, Huihu and so on. During the long communication, it was inhabited by these nationalities: Tu, Sala, Dongxiang, Baoan, and Yugu etc. Main preached and intermingled religions here are Han Buddhism, Tibetan Buddhism, Taoism, Islam, etc. Its historic developmen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regions of Xizang, Xinjiang and Inner Mongolia, and left national influence in history. Nowadays it is displaying a variety of its own features in terms of society, economy, culture, and ethnic relationships. The study of northwest ethnic corridor is significantly important for ethnic research.

[ **Key words** ] Ethnic corridor; ethnic migration; ethnic culture;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 杨士宏 责任校对 戴正)